



名家名笔

艺文丛谈

书画鉴赏

交个新疆朋友吧!

海尼扎提·托呼提(维吾尔族)

很多人都知道新疆人热情好客，但是还有很多人对各民族热情接待的各种细节趣事不大了解。

虽然久居在新疆的各个民族长期混居，身上或多或少有着不同民族的性格特点，在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细节上也各不相同，但对来自新疆参观旅游的朋友们却都一样充满热情，以至让人流连忘返，乐此不疲。

对于像我一样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来说，看到这些对待“有朋自远方来”时不同的热情接待方式也常深有感触。

有一次，我邀请三个武汉朋友到家里做客。身为东道主，母亲甚是高兴，于是亲自下厨做了一大锅抓饭，放了二斤羊肉，母亲先用托盘端上滚烫的三杯和田花茶，然后再端上三大盘抓饭。席间，还不停招呼着朋友赶紧吃饭，而自己又到厨房忙活了。

我告诉他们，在维吾尔族家庭吃饭，客人一定要不剩地吃完主人端出的一定有美食，以表达对主人热情待客的一种反馈。看着三位朋友从一开始的垂涎欲滴到酒足饭饱，甚至几乎要撑破肚皮吃完了所有抓饭，母亲和我特别高兴。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一般维吾尔族家庭招待客人的时候都会连续做三顿饭，而且每次饭量要十足。于是，当母亲端出第二轮美食的时候，我三个朋友泪眼巴巴地看着我。母亲好像看穿了他们的意思，笑着说：“没事，不强求你们吃完，你们可以休息一会儿再吃。”

那天长达5个小时的午饭加下午茶时段，让我那三个武汉来的朋友经常念念不忘。虽然吃得很撑，但他们觉得很美好，因为他们真心为维吾尔族的待客之道所感动，为维吾尔族人的真诚、热情、质朴所感动。那天，我和他们聊了很久，至今难忘。

而我岳父母家接待朋友的方式就完全不同了。我太太是哈萨克族，哈萨克族多分布在新疆的阿勒泰地区，那里天气寒冷，常需要以酒御寒。每次带着朋友去岳父母家，岳母会先摆上很多甜点，有自酿的花果酱，也有自己烤的面包，还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当朋友们吃得亦乐乎的时候，煮好的羊肉就端出来了，羊肉里基本没有什么调料，撒点盐，配上皮牙子(洋葱)，就可以直接开吃了。过程中，主人为客人亲自持刀把肉切成小份，分给在座的客人，而客人们也直接用手抓着，一股脑吃到嘴里。那种场景让人不自觉地想到牧马人在寒风凛冽的冬季草原上策马扬鞭，然后走进温暖的毡房里，坐在毡房中间，女主人赶忙端上热腾腾的羊肉，客人们烤着火围坐在男主人身边，聊着天，吃着香喷喷的羊肉，女主人这时候会提醒男主人，男主人拍拍脑门笑着从身后拿出白酒的画面。大家喝完酒、唱着歌，跳着各种民族舞蹈，酣畅淋漓。每每看到这样的画面，让我不禁感慨，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最原始的聚会方式，将各民族人民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虽然生活在新疆这片辽阔土地上的人们，民族不同、风俗习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但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却都用同样的热情、同样的真诚招待远方的客人，让这个大家庭其乐融融。

博乐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距离乌鲁木齐约520公里，居住着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多个民族。听说那里有下马酒，几个来自东北的朋友便跃跃欲试。不仅想感受热情的博乐，“开门即见天山，侧耳即闻博尔塔拉河欢唱”，也想试试下马酒的魅力。

有一次，我们几人驱车到了博乐市。刚放下行李，就被几个朋友拉到了蒙古包。按照当地礼仪，打开音乐伴奏，一起唱着“远方的朋友一路辛苦，请你喝一杯下马酒，洗去一路风尘，来看看美丽的草原。”这是专为下马酒所创作的歌曲，让人还没喝就有些“醉”了。酒入口中，沁凉，没有烈酒的辛辣冲鼻，却有一股淡淡的奶香，真是令人难忘!

朋友们学着当地风俗，左手端着银碗，右手无名指先蘸酒弹向天空，一饮而尽。在歌曲的弹唱下，他们跳起了萨吾尔登(蒙古族舞蹈)，其中几个人穿插着跳起了黑走马(哈萨克族舞蹈)，最后又集体跳上一段麦西来普(维吾尔族舞蹈)，跳得酣畅淋漓。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从先秦儒家文化开始，对“礼”就非常重视，《周礼》《仪礼》《礼记》等儒家典籍更是影响千年。虽然各民族的风俗礼仪各不相同，但相通相融的是厚植于根的生息不息的中华文明。所以，外国游客总是惊叹，在中国，各民族风俗礼仪全然不同，却又和谐共存，不愧是礼仪之邦。

下次来新疆，交个新疆朋友，一起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吧!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新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

让红岩精神代代相传

沈铁梅

在今年全国两会开幕前，由重庆市川剧院打造、我主演的川剧《江姐》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结束公演。这是《江姐》第四次在北京演出，看到台下持续热烈的掌声、看到许多年轻人喜欢川剧，我心里十分高兴，这让我对川剧未来的发展和繁荣充满了信心。

江姐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是几代人心目中的“女神”。川剧《江姐》改编自著名剧作家阎肃先生1964年创作的同名歌剧。从一开始，我们就立志要以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打造一部经得起岁月沉淀、耐得住观众寻味、经得起反复推敲的经典剧目。大



闲谈一束

家知道，歌剧《江姐》是根据著名作家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改编而成的红色经典，是中国民族歌剧史上的一座丰碑。如何处理川剧《江姐》与歌剧《江姐》的创新与传承关系，让传统戏曲适应现代观众的欣赏审美，成了重庆市川剧院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以传统戏曲的演绎方式编演现代戏，是一个比较难的课题。在我看来，用传统戏曲表现现代题材，必须坚守戏曲自身的美学思维与逻辑，充分运用唱、念、做、打等传统戏曲的功法与技巧。在唱腔处理和音乐创作上，要注重戏曲音乐特色，保持各类戏曲自身的唱腔优势；在舞美设计上，要注重将虚实结合的中国传统戏曲思维融入现代艺术法则中，展现故事发生场景；在排导手法上，要强化中国戏曲以歌舞演绎故事的精神内核。

基于此，几年来川剧《江姐》历经20多次修改，精心打磨，一方面，我们坚持“初心”，将之不断打造成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江姐》的创作，努力探索出一条既符合传统戏曲艺术法则，又符合现代审美追求的创新之路，让

更多观众看到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美与真。

于是，在人物塑造上，我们着重突出江姐作为一个女英雄的柔与刚、坚与韧、张与弛的反差，能更好地衬托出她钢铁般的意志。演英雄不是横眉怒目，一直高亢到底。要会“安静地演”，把握好一松一紧、克制与爆发的关系，这样到关键时刻情绪才能爆发出来。

在唱腔上，延续川剧独特的唱腔优势，让“腔中有人，人活腔中”，使川剧《江姐》更具音乐性、传唱性。比如剧中《红梅赞》《绣红旗》等多个经典唱段，受到了戏迷的热捧和传唱。

川剧是中国戏曲宝库中的一颗光彩照人的明珠，她浓缩了千年蜀地文化内涵，表演真实细腻，幽默风趣，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较高的文学价值。川剧《江姐》的一次次公演就是要让更多年轻人爱上川剧，传承接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红岩精神代代相传。作为戏曲艺术工作者，努力发掘具有重要意义的红色题材作品，创作出更多的红色经典，让年轻人爱上川剧、爱上戏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剧协副主席、重庆市川剧院院长、“三度梅”获得者)



神奇的雪域 全国政协委员 王珂 作

别具一格 别开生面

张庆善

到南昌观看青春版赣剧《红楼梦》首演，已经过去很多天了，但每每想起，心情还是很激动，因为青春版赣剧《红楼梦》的改编可谓别具一格，别开生面，在《红楼梦》戏曲改编上走出了一条新的途径，是非常值得庆贺的。

这台戏给人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雅、美、悲喜交加，感人至深。整台戏充满了诗情画意，无论是音乐、舞美、服饰，还是演员表演等都是令人耳目一新，赏心悦目。我不是戏曲研究专家，对舞台艺术诸如戏曲音乐、舞美、服饰、表演等艺术方面说不出多少话来，但我着重谈谈青春版赣剧《红楼梦》的剧本改编。

《红楼梦》戏曲影视改编太难了。青春版赣剧《红楼梦》的改编，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内容取舍、改变思路的“突破”问题。如照着以往的改编路子走：黛玉进府、宝黛初会、宝钗扑蝶、黛玉葬花、晴雯撕扇、黛玉焚稿、宝玉哭灵……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情节，已深入人心，再以赣剧的艺术演绎一遍，能给大家多少新的审美感受呢？如果不照着这些思路走，改编的赣剧还会是《红楼梦》吗，大家能接受吗？

青春版赣剧《红楼梦》改编，不可避免地还要面对越剧《红楼梦》的巨大影响。“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太有名，这句话对它几乎成了专用名词。当年越剧艺术大师徐玉兰一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真情的呼唤，感染全场，感动全场。而随着电影越剧《红楼梦》在全国放映，“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一夜之间唱响大江南北。尽管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台词，感动天地，我们赣剧是否借用这句唱词？如果用了，就贴上了越剧《红楼梦》的标签；而如果不，还能不能创造出经典的台词、抓住观众的心、与观众产生心灵的共鸣？王文娟大师的黛玉葬花、焚稿断痴情中神入化般地表演，徐玉兰大师追魂摄魄地哭灵，一句“我来迟了”，不知让多少人泪如泉涌。这些经典的表演对喜欢《红楼梦》的广大观众影响太大了，人们再看我们的改编之作，很可能自觉不自觉地会用以往的审美感受来衡量。这就为我们的改编《红楼梦》制造了难题，也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改编必须要出新，要一般，要别具一格。

从改编一开始，导演张曼君、编剧罗周，就十分明确要创作出一台与以往不同的《红楼梦》。她们坚持以《红楼梦》中的诗社活动为主要线索，开始很多人是心里没有底的，至少我的心里是没底，不知道这样改编能不能走得通。罗周的剧本改编在人们的期待中，一稿又一稿，真是几易其稿，但看过第三稿，我说可以了，张曼君也说现在可以放心了。

从编剧和导演的艺术构思来说，青春版赣剧《红楼梦》无疑是别具一格的，与以往的《红楼梦》戏曲改编都不一样，



赣剧《红楼梦》剧照

罗周巧妙地选择了“诗社”贯穿全剧始终，其实就是以“诗”贯穿全剧始终，又巧妙地结合了元春“因素”对宝黛爱情的影响，突出了宝黛爱情以及家族衰落的关系。而且整出戏曲词清新优美，典雅流畅，抒情性和叙事性得到很好地融合。就《红楼梦》戏曲改编而言，青春版赣剧《红楼梦》从内容到形式，已突破了以往的“改编”思路，独具特色，别具一格，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从叙事结构上看，这出戏是分为上下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元春省亲开始，包括结社、兴社两折戏；第二部分从宝玉挨打开始，包括衰社、散社两折戏。整出戏可以说是从热热闹闹开始，到冷冷清清结束。元妃省亲是“热热闹闹”的，最后贾宝玉出家，“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是冷冷清清。这种冷、热对比强烈的艺术构思是很有意蕴的，一热一冷，遥相呼应，意味深长。

开场戏“楔子·省亲”的情节设计，是一个非常令人赞叹的奇思妙想。《红楼梦》中为什么要写“元春省亲”，赣剧改编的“楔子”，为什么选择了“元春省亲”开头，罗周是很有想法的，就像下围棋一样，第一个落下的棋子，正是一个大布局的开始。

元妃省亲，在《红楼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情节，正因为有了元妃省亲，才有了大观园。正因为有了大观园，才有了那么多精彩的故事。无论是热热闹闹的元妃省亲，还是豪华过费的大观园建筑，《红楼梦》中的描写都深有寓意。青春版赣剧《红楼梦》巧妙地以元妃省亲开始，使后来发生的诗社活动及其故事，都笼罩在一个贵族大家庭衰败这样的背景之下，都笼罩在元妃这位皇帝贵妃的阴影之下，使得年轻人的故事、宝黛爱情及其悲剧，超出了纯粹个人的情感的色彩，更具有深刻的时代和社会的因素。青春版赣剧《红楼梦》，一开场立意就很高，寓意就很深。

《红楼梦》中第一次结社，见于第三十七回，回目是《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

苑夜拟菊花题》。这次提出结社的是贾探春。在古代社会中，诗社雅会，主要是男人的事，表现出男人的闲情逸致。现在探春要结社作诗了，既是表现大观园里女孩子们的闲情逸致，同时又是通过诗社活动表现大观园里的女孩子们的才华和高雅的情趣，或者说是一种雅致生活，表现女孩子们的个性自由和青春魅力的释放，这就与男人的结社不一样了。

非常有趣的是，按照规矩，不管男子还是女子，只要结社就要起个雅号，这是规矩。这些雅号既有趣又有深意，这是《红楼梦》中写诗社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不是随意起个别名的。这些雅号、别名，都是很有意蕴的。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宝玉与黛玉的“雅号”别名。

关于黛玉的雅号，探春说：“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她住的是潇湘馆，她又爱哭，将来她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潇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



春意 刘颖 摄

说，都拍手叫好，林黛玉低了头不言语。

罗周在改编中，把贾探春的一段话，凝聚成这样几句唱词：“她住的是潇湘馆，娥皇女英洒泪竹斑。她呜呜咽咽，握不尽涕零沦流。合着‘潇湘妃子’衬娇颜。众：潇湘妃子？妙妙妙，难得她有那许多眼泪！”

这一段描写真是妙不可言，给林黛玉起了“潇湘妃子”的别名。从表面上看，诚如探春所说，但其中则深有寓意。娥皇、女英是尧的两个女儿，同嫁给舜为妻，后舜到南方巡视，死在苍梧。娥皇、女英去寻找丈夫，知道舜已经死了，就抱竹痛哭，泪染青竹，泪尽而逝。黛玉是一个未出嫁的姑娘，探春却给她起了个“潇湘妃子”的名字，黛玉并没有不高兴，反倒是低头不语。这里，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名字，寓意黛玉与宝玉的关系，寓意黛玉与宝玉的感情，寓意黛玉最后为宝玉泪尽而逝的悲惨命运。黛玉原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还泪”而来的，她最后也是泪尽而逝的。

说到《红楼梦》中的诗社活动，原本与林黛玉的《葬花吟》没有关系，但一出以诗贯穿始终的《红楼梦》改编，如果没有《葬花吟》自然是不可想象的，而罗周巧妙地从咏白海棠诗的诗评诗，引到《葬花吟》，这时舞台上出现一个孤独、悲伤、愤懑、不屈的少女林黛玉的形象，也自然就把人们的关注、情绪从诗社里拉出来，而走进了林黛玉的世界。

从文本结构看，全戏以诗为串联，以宝黛爱情为主线，把元春省亲、宝玉挨打、黛玉葬花、宝玉出家等等串联起来，融为一体，在艺术上诗情画意，在内涵上寓意深刻。整部戏不仅表现了宝黛爱情及其悲剧，更是以诗社的活动，包括结社、兴社、衰社、散社为叙事结构，生动而深刻地展现了大观园里女儿们的青春礼赞和青春的挽歌。

赣剧是我国一个很著名的剧种，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鲜明的艺术特色，曾创作出许多优秀的剧目。这一次青春版赣剧《红楼梦》改编成功、首演成功，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成就。艺术实践证明，任何一种艺术改编《红楼梦》都是大事，因此这一次青春版赣剧《红楼梦》的改编和首演成功，毫无疑问对推动赣剧的进一步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青春版赣剧《红楼梦》顾问)



▲ 3月15日，由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都博览——探秘北京100家博物馆》新书发布会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内举行。

本报记者 贾宁摄

华夏